

心中有爱带你穿越荒原

爱情强大到可以不畏魂飞魄散也要寻找到对方,这也是《摆渡人》引人瞩目的地方

《摆渡人》是三年前的一本畅销书,作者是苏格兰的女作家克莱尔·麦克福尔,该小说讲述的是15岁的单亲女孩迪伦,在繁常的生活中深陷困境,满目狼藉:与母亲总是无话可说,矛盾重重;在学校里经常受到同学的捉弄,倍感孤单,唯一谈得来的好友凯蒂也因为转学而离开了。这一切都让迪伦感到无比痛苦而焦虑。

她决定去看望久未谋面与母亲离异很久的父亲,然而,途中在一山间隧道突发交通事故。等她拼命爬出火车残骸之后,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好像是唯一的幸存者,而眼前,竟是一片荒原。此时,迪伦看到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男孩的身影。神秘莫测的男孩将她带离了事故现场。但是,迪伦很快意识到,男孩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路人,他似乎是特意在此等候着她。命运,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开始,发生了无法预料的转变。这个男孩唤作崔斯坦,竟然是一个灵魂的摆渡人。迪伦已经人魂分离,成为孤魂。他在一路上拼命地保护她,迪伦渐渐地喜欢上了崔斯坦,在他的引导下来到天堂的彼岸。然而走过摆渡的分界线后她再也见不到崔斯坦了。对崔斯坦的刻骨铭心的思

念让迪伦痛苦万分,逐渐坚强起来的迪伦知道自己真正追寻的是人间至爱,她决定逆着危险重重的荒原回到起点,要和崔斯坦厮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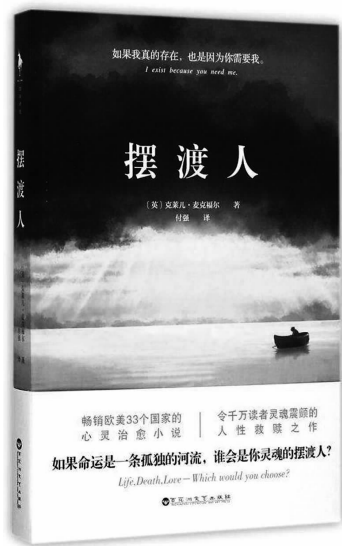
我们被书中迪伦和崔斯坦之间纯真的强大爱情所震撼,这种爱情强大到可以不畏魂飞魄散也要寻找到对方,这也是《摆渡人》引人瞩目的地方。当女性处于危险中,对唯一值得自己依靠的人产生感情也属正常,而男性对一个单纯的且会无条件地关心自己的女孩心动,也很自然,但作者让他们彼此成就,彼此都做了各自的摆渡人,技高一筹。正是爱情与人性支撑着迪伦克服千难万险,也不畏失败后的魂飞魄散,再度返回荒原,寻找崔斯坦,追寻自己的幸福;也正是爱情的力量促使他们敢于解放禁锢的思想,冲破已有的规则,才能返回人世。

小说的后半部,仍然充满张力,毫不松懈。逐渐坚强起来的迪伦完成了救赎,她决定逆着危险重重的荒原回到起点。此时的崔斯坦如同最初的迪伦一般茫然失措,在返程中却显得胆小懦弱,对打破规则可能会带来的恶果充满了恐惧。而看似羸弱的迪伦,却支撑起了返程的全部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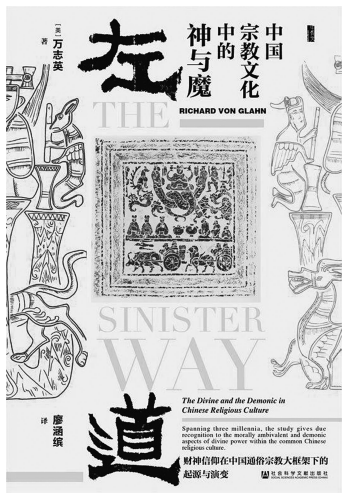
念。同一个荒原之上,迪伦逆转成了崔斯坦的摆渡人,她不厌其烦地鼓励并宽慰崔斯坦,使他打破荒原的禁锢,和她一起尝试返回人世,最终他们在人世相遇。这标志着这场充满爱、艰辛、信念、勇敢的回家之旅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摆渡人》中的动人故事、出人意料的情节构思、娴熟的写作技巧,处处散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令人惊叹。克莱尔·麦克福尔是一中学教师,她坦陈,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她对“人死后会发生什么”的好奇和希腊神话中的冥府渡船人故事的结合。希腊神话中,卡戎是冥王哈得斯的船夫,他不仅是在冥河上摆渡,还肩负着分辨来到冥河岸边的是死者的亡灵还是不应进入地府的活人的任务。在纯洁的标准上,克莱尔对迪伦的定义似乎混合了理想主义和过度的传统色彩——迪伦不仅真诚善良,还是一个能让魔鬼感到有如享用饕餮盛宴般的“处女”的灵魂。将是否处女和灵魂纯洁联系在一起,似乎有点匪夷所思,这样的观念在当今诸多西方作家的文本里,已经很少看到了。作者对苏格兰荒原的出神描绘,对荒原之上山川草木湖泊河流甚至安全屋的精彩呈现,也都给人以至深的印象。

雷雨



《摆渡人》
克莱尔·麦克福尔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年6月



《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
[美]万志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8月

妖魔鬼怪与平民之声

五通崇拜及其演变为财神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了解民众心目中的钱财与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独特视野

明代徽州《歙志》有云:“金令经天,财神纬地。”中国人爱拜神,尤爱拜财神。文财神有比干、范蠡,武财神有赵公明、关羽,香火都旺盛。近代财神还出现了五个神明,被共称为“五路财神”,是由道教神掌管的庞大天庭官僚机构的一个分支——财部的官员组成的。

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博士,汉学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研究,五路财神的前身是自宋初以来民间逐渐兴起的五通神。五通的原初形象变化多端,时好时坏,有时是驱除瘟疫的医者,有时又是劫人妻女的淫魔。南宋时期,五通被朝廷纳入敕封神明的行列,同时也在新近出现的道教教派的仪式中被接纳为神。到了明代后期,五通作为一个掌管财富分配的神明,跃升为江南占支配地位的崇拜对象。五通崇拜及其演变为财神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了解民众心目中的钱财与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独特视野。也就是万志英这部《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的核心命题。

“财神”信仰是明代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繁荣、追求财富最为突出的象征表述之一,不过有关财神的观念并不是近世的思想产物,不仅要追溯到宋代,还要更往上游探寻。与其他自然神,比如火神、灶神和土地等相比,财神的产生算是晚的,它

是私有制高度发达的产物。所以《左道》的历史时间线是拉长的,从商朝的祖先祭祀讲到明清发达的商品社会,作品主次分得很清楚,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关键时间段就在宋代。

为什么宋代会出现五通崇拜呢?这与宋代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新的神祇崇拜与天启神话。道教从初唐宫廷的贵族阶层小范围的流行,演变为一种更多样化、更有包容性、更加广泛传播的形式。民间百姓经常求助道士来解决与鬼、神、魔有关的各种问题,治病驱邪的道法于是盛极一时,多神崇拜兴旺。《宋史·礼志》记载,宋代神祠的规模和数量非常庞大,南宋初,人称“祖宗以来,每岁大、中、小祀百有馀所,罔敢废阙”。祭祀的神总计一千几百个。宋朝文人留下的文献笔记中也有很多记载。

最早提及五通崇拜的材料,据说是李觏为建昌军(江西)他老家镇外的一座五通祠所写的记。目的是为了感谢在1034年瘟疫暴发时,五通神对当地乡民的帮助。不过,在当时,五通神的名声大致仍归属于山魃这种邪魔外道。像大多数民间神明一样,五通崇拜的起源因神话和时间的湮埋早就模糊,万志英梳理远古祖先崇拜、汉朝的亡者崇拜和救世信仰,阐释山魃、疫鬼与瘟神的传说的由来,探析五通神的特点,寻找转化的契机。

在民间传说里,五通的神通与财富的得失大有关联。他们善恶不定,做事全凭自己喜欢,可以使穷汉一夜之间成为富翁,也可以使富翁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平民还是高官,都必须听候他们发落。这是对社会公平某种意义上召唤。这还是女性逃脱夫权奴役的一种策略,当女人把自己定义为五通看中的妻子之时,她就获得了拒绝现实丈夫的托辞和力量。这些都是商品经济发达条件下自由思想的萌芽。面对货币经济的激烈竞争,人们用神灵来解释财富的聚散无常,这本身并不奇怪,但值得注意的是,五通是道德上如此暧昧不清的神明。这表明了中国本土宗教最本质的特点——实用主义。

中国百姓看重的是神灵影响自己命运的程度,从而进行相应的祭拜。爱拜财神,正是出于此。南宋朝廷屡次用道德标准来要求被崇拜的对象,民间的五通崇拜却生生不息,后来官方就致力于改变五通神的形象。明末和清朝的儒家精英话语,提升了对商贾和商业财富的接受程度,由五通转化而来的五路财神被净化了,披上了吉祥如意、正道袍,受到供奉。五通崇拜的产生与发展,生动地反映了民间信仰、国家认可的宗教活动和道教教义传统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性。

赵青新

为平凡的日子留下珍贵瞬间

人生自然会有其乐融融,但最终还是枝叶凋零,以此暗合“是梦”的主题

读张哲的小说《是梦》,最大的感觉就是平常——平常的生活,平常的人性,平常的悲喜,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是平凡的、普通的,甚或各自还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他们好像都生活在自己身边,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与自己息息相关。尽管小说描写的细节细腻而琐碎,却是真实的生活场景;尽管小说的情节总是波澜不兴,却蕴涵着一种直白与朴素的人生哲学。事实上,不管是亲情也好,友情也罢,生活的滋味初尝起来固然像白开水一般淡而无味,然而庸常隐藏在其中,趣味隐藏在其中,生离死别也隐藏在其中……时光静静地流逝,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人性。

《是梦》讲述了一个新杭州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来自东北,从爷爷和奶奶那一辈起移民到了杭州,在杭州安家置业,开枝散叶。这是一个善良、和睦的家族,就像世间大多数幸福的家庭一样,老人和蔼可亲,孩子恭良孝顺,虽然家族中并无显贵,经济条件谈不上多么宽裕,却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足以过上安宁、体面的生活。当然,这只是这个家族整体的概况,针对其中每一个小家庭、乃至每一个家庭成员来说,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小的

差异,可以说每个家庭有着每个家庭的问题,每个人有着每个人的问题。比如家族的第一代姜君山和王素兰夫妇,他们前半生颠沛流离,经历了许多坎坷和磨难,直到晚年才算安定下来,却在最该享受晚年时光的时候溘然长逝。比如家族的第二代姜天成和姜天鸣两兄弟,前者妻子貌美,儿子聪明,可谓家庭美满,却仍然有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后者直到晚年才与妻子达成谅解,而且早早得了外孙,自己却又身患癌症……作者似乎想通过这个家族的故事告诉我们,圆满不是人生的常态,欠缺才是人生的常态,人生自然会有其乐融融,但最终还是枝叶凋零,以此暗合“是梦”的主题。

在家族的第三代中,姜远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既带有作者本人的气质,也真实再现了80后的打拼历程和精神状态——他的北漂经历,他对爱情的理解与探寻,无不映射出新一代人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追求。同样是第三代,嘉嘉则是以“不良少女”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传统的大家族里,是嘉嘉第一个冲破了家庭的禁锢,勇敢地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虽然她最终为自己的叛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也以她个人的角度折射出社会风气的变迁。张哲在塑造人物方

面尤以白描的功夫见长,小说本身虽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他笔下的人物却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鲜明的个性。而且张哲在方言的运用上也显得恰到好处,他以方言致力于对生活的还原,什么人应该说什么话,什么场合应该说什么话,以对话彰显人物个性,最大可能地呈现出生活本来的面貌。

《是梦》的时间跨度是从1980年代初期到2017年,贯穿了一个家族将近四十年的历史,而这四十年,也恰恰是中国社会经历急剧变化的四十年。小说以两条线索逆向而行,一条是过去时,一条是现在时,过去时与现在时相互交织、彼此转换,将时空的变幻与人生的变幻结合起来,以之对照人生的繁华与凋零,热闹与凄凉,对照时光如白驹过隙,世事如沧海桑田——尽管都是风尘仆仆的人生,流年却在暗中更换,当我读到“白头从鬓角间窸窣窣长出来,爬过整个头顶”这样的句子时,亦禁不住暗自心惊。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人登场,有人谢幕,“没有什么人什么事会永远不变”,这种伤感、惆怅的情绪弥漫开来,形成小说基本的格调。

王淼



《是梦》
张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